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六十起強圉作噩盡屠
維大淵獻凡三年

孝獻皇帝癸

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

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之巢國

宋白曰今無為軍本巢縣之無為鎮曹操攻吳築城于此無功而退因號無為城臨濡須水上埽地秦漢為居巢春秋但名巢辭有詳畧耳考異曰孫權傳曹公次居巢攻濡須並在去冬今從魏武紀

孫權保

濡湏二月操進攻之

孫權所保者十七年所築濡湏塢也

初右護軍蔣欽

屯宣城

宣城縣屬丹陽郡賢曰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

蕪湖令徐盛收欽屯

吏表斬之

蕪湖縣屬丹陽郡春秋吳鳩茲之地宋白曰以其地卑畜水非深而生蕪藻故曰蕪湖

及權在濡湏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欽每稱徐盛之善

權問之欽曰盛忠而勤彊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

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善

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

等二十六軍屯居巢

晉志曰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

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命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蕭子顯曰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楊徐二州軍事何徐宋志云起魏武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並非也

權令都尉徐詳詣

操請降操報使修好誓重結婚

降戶江翻使疏吏翻

權

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

平虜將軍蓋孫氏創置

朱然徐盛等皆

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

寒門言所出微也

權會諸將大為酣樂

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

樂音洛創初良翻

問以所起泰輒

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流涕曰幼平

周泰

字幼平卿為孤兄弟

為于偽翻

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

被皮翻義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

兵馬之重乎

周泰傳權住宣城忽略不治圍落山賊卒至權始上馬賊鋒刃已交泰投身衛權身

被十二創是日微泰權幾危又從討黃祖拒曹公攻曹仁皆有功故委之坐罷住駕使泰以

兵馬道從

坐才卧翻道讀曰導從才用翻

鳴鼓角作鼓吹而出

樂纂曰司馬法

軍中之樂鼓笛為上使聞之者壯勇而樂和細絲高竹不可用也慮悲聲感人士卒思歸之故也唐紹曰鼓吹之樂以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劉昫曰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自漢以來北狄之樂總歸鼓吹署余按漢制萬人將軍給鼓吹吹昌瑞翻

於是盛等乃服

夏四月詔魏

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六月魏以軍師華歆

為御史大夫

華戶化翻

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

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董巴與服志曰金根車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輅金

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御輓左右吉陽甯鸞雀立衡櫺文畫輶羽蓋華蚤建大旂十二旒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鍔方鈇揮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草金就十有二左纛以釐牛尾為之在左駢馬輓上大如斗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白馬者朱其髦尾為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為副車晉志五時安立車亦建旂十二各隨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旂安車則邪注鍔亡范翻鉞許乙翻鐵孔也鍔馬首飾

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初魏王操娶丁夫

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王使丁

夫人母養昂昂死於穰

事見六十二年
卷建安二年

丁夫人哭泣無節

操怒而出之以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

瞻操愛之操欲以女妻丁儀

妻七
細翻

丕以儀目眇

眇者一
目小

諫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黃門侍郎廙

晉百官志給事
黃門侍郎秦官

也漢以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
無員及晉置員四人廙逸職翻又羊至翻

及丞相主簿

楊修數稱臨菑戾植之才

數所
角翻

勸操立以為嗣修彪之

子也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板答曰

露板不
封也

春

秋之義立子以長

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
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長知兩翻

加五

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

將即亮翻

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

女婿也尚書僕射毛玠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

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東曹掾邢顗曰以庶代宗先

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

掾俞絹翻顗魚容翻

丕使人問太中大

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

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他

日操屏人問詡

屏必郢翻

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

何也詡曰屬有所思

屬之欲翻下右屬同

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

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袁紹父子事見六十四卷六年七年劉表父子

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

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

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濟陰

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及

左右咸歔歔

濟子禮翻歔音虛歔音希又許既翻

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

誠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飾五官將御之以

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稱說

偽為于翻

故遂定為太

子左右長御賀卞夫人曰

漢皇后宮有妾側長御

將軍拜太子

丕為

五官將故稱
之為將軍

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

藏徂浪翻

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

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

遺于季翻

長御還具以語

操

語牛倨翻

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為難太子抱

議即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

不讀曰否

毗以告其女

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

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懼而反以為喜何以

能久魏其不昌乎

女子之智識有男子不能及者

久之臨菑戾植乘車

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

漢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改具又宮衛令

出入司馬門者皆下是司馬門猶可得而出也若魏制則司馬門惟車駕出乃開耳

操大怒公

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植妻衣繡操

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以違制命罪植妻則當時蓋禁衣錦繡也衣于

既翻法正說劉備曰

說輸

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

降戶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

郃古合翻

又曷

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

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

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

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

晉志曰漢改周之雍州為

涼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時號為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乃別立雍州未又依古典為九州乃令關右盡為雍州魏時復分以為涼州雍

于用翻

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

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馮超

吳蘭等屯下辨

下辨縣屬武都郡賢曰今成州同谷縣師古曰辨音步見翻又步覓翻

魏

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

郎彭城嚴峻代肅

峻音峻

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為峻

喜

為于偽翻

峻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

閑習也

發言懇惻

至於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

以代之

虎威將軍蓋孫權置沈約志曹魏置四十號將軍虎威第三十四

衆嘉嚴峻能

以實讓

定威校尉吳郡陸遜

定威校尉亦權創置

言於孫權曰

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

舊惡謂自

舊為惡者

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

言可大為

部伍擇取精銳也

權從之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

作亂

費父沸翻姓也棧士限翻

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

東三郡

東三郡丹陽新都會稽也

彊者為兵羸者補戶

羸倫為翻

得精卒

數萬人宿惡盪除

盪徒浪翻

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

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

言遜之所在民人皆愁擾也會工外翻

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

孫權時都秣陵言次謂言論之次猶今云語次

權曰

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

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

顧人不能為耳

復扶又翻長知兩翻

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

典兵督許中事

魏王操猶領漢丞相而居鄴故以必為長史典兵督許

時關羽彊

盛京兆金禕親漢祚將移乃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

直司

即丞相司直

太醫令吉本

風俗通吉周尹吉甫之後漢有漢中太守吉恪

本子

禕吁韋翻

邈邈弟穆等謀殺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關羽為援

二十三年春正月吉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攻王必燒

其門射必中肩

射食亦翻中竹仲翻

帳下督扶必奔南城

許昌之南城也

會天明邈等衆潰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共討斬

之

潁川典農中郎將屯田許下

三月有星孛於東方

孛蒲內翻

曹洪

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

斷丁管
翻下同

衆議狝

疑騎都尉曹休曰

漢武帝置三都尉
騎都尉其一也

賊實斷道者當伏

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及其未集促

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擊破蘭斬之三月張飛

馬超走

情見勢屈
宜其走也

休魏王族子也

夏四月代郡上谷

烏桓無臣氏等反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為丞

相理曹掾

先悉薦翻
掾于絹翻

操美潛治代之功

治直翻

潛曰潛於

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

加寬惠

治直吏翻

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將攝之以法

攝持

也整

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

後魏陸戾治高車與

潛異世而同轍復扶又翻

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

反問果至操以其子鄆陵戾彰行驍騎將軍

鄆陵縣屬潁川郡驍

騎將軍始於漢武帝以命李廣陸德明曰鄆謁晚翻又于建翻漢書作僞師古曰音偃

使討之彰

少善射御膂力過人

少詩照翻

操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

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劉備屯陽平關夏

庾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

閣道

馬鳴閣在今利州昭化縣

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

廣石當在巴漢之間

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掾為

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

掾居言翻咽喉音烟

存亡之機會若無

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

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

遂使

之代初掾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掾為而洪

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

漢制郡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

幹主文書靈帝光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碑載其尚書奏牘前書年月朔日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

罪上尚書後書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元罪
死罪上尚書後繫掾臣條屬臣淮書佐臣謀

洪尚在

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

時人之器用也秋七月魏王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

安曹彰擊代郡烏桓身自搏戰鎧中數箭

鎧可亥翻
中竹仲翻

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桑乾之北

桑乾縣屬代郡宋白
曰今雲州東至桑乾

督帳一百五十里
孟康曰乾音干

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時鮮卑大

人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不
貪斷法平端衆推之為大人

將數萬騎觀

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南陽

吏民苦繇役

繇讀曰徭苦於供給曹仁之軍也

冬十月宛守將侯音反

宛於元翻

南陽太守東里衮

鄭子產居東里支子以為氏

與功曹應余迸

竄得出音遣騎追之飛矢交流余以身蔽衮被七創而

死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音騎執衮以歸時征南將軍曹仁屯樊以

鎮荊州魏王操命仁還討音功曹宗子卿說音曰

說翰芮翻

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

將即亮翻

逆

而無益何不遣之音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太守收餘

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攻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屠宛斬侯音復屯樊

復扶又翻

初

夏侯淵戰雖數勝

數所角翻

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

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

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

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

華陽國志曰漢中沔陽縣有定軍山北臨沔水

據法正傳於定軍興勢作營則定軍山正在興勢也今按興勢山在洋州興道縣西北二十里去沔陽地里相

遠當從華陽國志

考異曰備傳云於定軍

淵引兵爭

山勢作營法正傳作定軍興勢今從黃忠傳

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

淵軍大敗斬淵

考異曰淵傳曰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

戰郃軍不利淵分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戰死張郃傳曰備于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今從

及益州刺史趙顥

顥刺益州操所命也淵軍既敗

劉備黃忠法正傳

張郃引兵還陽平

自廣石還陽平

是時新失元帥軍

顥亦死顥魚容翻

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

初操東還留襲督漢中軍事帥所類翻

與淵

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

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

郃為軍主郃出勒兵按陳

陳讀曰陣下同

諸將皆受郃節度眾

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魏王操操善之遣使假節復以淮為司馬 二月壬子晦日有食

之 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

斜谷

道險操恐為備所邀截先以軍遮要害之處乃進臨漢中或云遮要地名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

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

將數十騎出營視之

翊軍將軍備所創置也

值操揚兵大出雲猝

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

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

雷鼓震天

雷虛對翻

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

射而亦翻

魏兵驚駭

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

蹂人九翻

備明旦自來至雲

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言其膽大能以孤軍亢操大兵操

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

亡逃也

夏五月操悉引出漢

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氏

以逼關中

武都本白馬氏地

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

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

界

操蓋已棄武都而不有矣諸氏散居秦川符氏亂華自此始

武威顏俊張掖和

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各據其郡自號將軍更相攻

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魏王操為質以求助

更工衡翻質音致

操問張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

悖蒲內翻又蒲設翻

計

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卞

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敝也

戰國策曰卞莊子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

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刺之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刺七亦翻

王曰善歲餘

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

劉備遣宜都太守扶風

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房陵太守蒯祺

張勃吳錄曰劉備分南郡

立宜都郡領夷道狼山夷陵三縣房陵縣本屬漢中郡此郡疑劉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則祺自立也蒯苦怪

翻又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

軍劉封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備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為子與達會攻上庸

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

上庸縣屬漢中郡賢曰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魏畧曰申耽

初在西城上庸間聚衆數千家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公加其號為將軍使領上庸都尉降戶江翻

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

城太守

西城縣屬漢中郡備亦分為郡以授儀唐為金州

秋七月劉備自稱

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

沔陽縣屬漢中郡

陳兵列衆羣臣陪位

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

璽斯氏翻綬音受王冠遠游冠也

因驛拜

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左將軍及宜城亭侯皆操所表授也

上時立子禪為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為鎮遠

掌翻

將軍

牙門鎮遠皆劉備創置將軍號

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

魏文帝分南陽郡立

義陽郡又立義陽縣屬焉此在延入蜀之後史追書也鎮遠將軍蓋備所創置宋白曰義陽唐為申州宋為信

陽軍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為

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皆漢官

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捷為費

詩即授關羽印綬

捷居言翻費父涕翻

羽聞黃忠位與已並怒曰

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

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

少詩照翻

而陳韓

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

謂陳平韓信自楚而來韓信王而蕭曹侯故曰

韓最居上

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宗

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

言儻以一時使忠與羽班而意之輕

重則不在此曹操嘗表羽為漢壽亭侯故稱之為君侯

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

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

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

使疏吏翻

銜命之人君侯不受

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

偽翻為于

恐有後悔耳羽大

感悟遽即受拜

詔以魏王操夫人卞氏為王后 孫

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

魏改漢九江郡為淮南郡

揚州刺史溫

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

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

曹仁字子孝時為征南將軍縣讀曰懸

關羽

驍猾政恐征南有變耳

驍堅堯翻

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

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

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

操以龐德自漢

中來歸故進

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

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

迫遂降

降戶江翻下同

龐德在隄上被甲持弓箭不虛發

射必中也

龐皮江翻被皮義翻

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

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

降戶江翻下同

德乘

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

所得立而不跪

示不屈伏

羽謂曰卿兄在漢中

魏畧曰德從兄柔在蜀

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

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

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羽殺之

將即亮翻

魏王操聞之曰

吾知于禁三十年

操收兵兗州
禁即為將

何意臨危處難

處昌呂
翻難乃

旦翻反不及龐德邪封德二子為列侯羽急攻樊城城得

水往往崩壞衆皆恟懼

恟許
勇翻

或謂曹仁曰今日之危非

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曰

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

寵為汝南
太守操令

助曹仁屯樊城郟縣屬潁川郡師古曰郟音夾晉地理志襄城郡復有郟縣蓋東漢省而魏晉復置縣也

自

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

耳

掎居
蟻翻

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

洪河大
河也

君

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

沈持林翻

同心固守

城中人馬纔數千人城不沒者數板

城高二尺為一板

羽乘船

臨城立圍數重

重直龍翻

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將軍呂

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修南鄉太守傅方皆降於羽

水經

注漢建安中割南陽右

初沛國魏諷有感衆才傾動

環為南鄉郡屬荊州

鄴都魏相國鍾繇辟以為西曹掾

此魏相國府之西曹掾也

滎陽任

覽與諷友善同郡鄭袤

袤音茂

泰之子也每謂覽曰諷姦

雄終必為亂九月諷潛結徒黨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

鄴

樂音洛 禕吁韋翻

未及期禕懼而告之太子丕誅諷連坐死

者數千人鍾繇坐免官

初丞相主簿楊修與丁儀兄

弟謀立曹植為魏嗣

修為漢丞相主簿操官屬也

五官將丕患之以

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之謀

長知兩翻

修以白魏王操

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簾載絹

以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

推案也復扶又翻

操由是疑焉其後

植以驕縱見疏

植乘車行馳道中私開司馬門出既得罪矣曹仁為關羽所圍操欲遣植救仁

而植醉不能受命於是益見疏

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每

當就植慮事有關忖度操意

忖寸本翻度徒洛翻

豫作答教十餘

條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恠

其捷推問始泄操亦以修袁術之甥惡之

惡烏路翻

乃發修

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

以修豫作答教謂之漏泄與植往來謂之交關諸侯

收

殺之魏王操以杜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

置留府于關中者以

備蜀關中營帥許攸

帥所類翻此又一許攸非自索紹來奔之許攸也

擁部曲

不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宜招懷

攸共討彊敵操橫刀於鄰

鄰與膝同

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

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

復扶又翻

襲曰若殿下計是

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

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聞乎

聞開也大也明也

操曰許攸慢

吾如何可置

置捨也

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操曰凡

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

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

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

石之鍾不以筵撞起音

三十斤為鈞千鈞之弩言其重也鼯鼠小鼠也說文曰有螫毒

者或謂之甘鼠陸佃埤雅曰鼯鼠者甘口齧人及鳥獸皆不痛博物志云鼠之最老者本草說鼯鼠極細不可卒見四斤為石石百二十斤也莛草莖也東方朔曰以莛撞鐘是皆言力勢重者不以輕觸而發動也鼯音奚莛音廷撞直江翻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

厚撫攸攸即歸服冬十月魏王操至洛陽陸渾民

孫狼等作亂

陸渾縣屬弘農郡秦晉遷陸渾之戎于此宋白曰陸渾河南府伊陽縣地師古曰渾

音胡殺縣主簿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為寇賊自

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

夏戶雅翻

魏王操議徙許

都以避其銳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

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

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

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

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

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

之心

驍堅
亮翻

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

虜守南郡

孫皎時為
征虜將軍

潘璋住白帝

此即甘寧據
楚關之計也

蔣欽將

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

為于

偽翻如此何憂於操何賴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

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

聖明蒙等尚在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

陳力其可得邪

僵仆謂死也復扶又翻

權曰今欲先取徐州

自廣陵以

北皆徐州之地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

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

曹操審知天下之勢慮此熟矣此兵法所謂城

有所不守也

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

騁丑

至尊今

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

憂

呂蒙自量吳國之兵力不足北向以爭中原者知車騎之地非南兵之所便也

不如取羽全

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

易以

權嘗為其子

求昏於羽

為子偽翻

羽罵其使不許昏

使疏吏翻

權由是怒及羽

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

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

治直之翻

羽

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

上時掌翻

襲

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

此南郡謂江陵

遂稱病篤權

乃露檄召蒙還

露檄欲使羽知之

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

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

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于人

轢即翻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

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

計英雄之士所見畧同蒙所以知其意思深長也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

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兵事

尚密遜之言雖當蒙之心蒙未敢容易為遜言之易以駁翻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

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思相吏翻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

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

復扶又翻下同

若

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

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

兵以赴樊

果墮蒙計

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

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

吳與蜀分荊州以湘水為界故

置開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權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

為左右部大督

征虜將軍始於先武以命祭遵

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

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督兵

攻江陵雖事決于瑜普自恃久將

將即亮翻

且俱是督遂共

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

事見六十六卷建安十五年幾居希翻敗補邁

翻

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也魏王操

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

平寇將軍蓋亦

曹操所置考沈約志不在四十號之數

及于禁陷沒晃前至陽陵陂關羽

遣兵屯偃城

括地志偃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古鄆子之國

晃既到詭道作

都塹示欲截其後羽兵燒屯走

詭道出偃城之後通晃為長塹故曰都塹

得偃城連營稍前操使趙儼以議郎叅曹仁軍事與徐
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呼責晃
促救仁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
少少詩
沼翻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敝内外耳當

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
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
緩救之戮余為諸君當之

為于
偽翻

諸將皆喜晃營距羽圍

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

消者浸微浸
滅之意息者

漸生漸長之意消息數通則城內城外各知安否也晁
營迫羽圍如此而不能制使呂蒙不襲取江陵羽亦必
為操所破而操假手於蒙者欲使兩寇自
敝而坐收漁人田父之功也數所角翻

孫權為賤與

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操問羣臣

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

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

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

以馬為喻也兩馬欲相齧齧既加之銜勒兩不能動矣而欲闕

之氣未衰相對銜持則兩雖跳梁力必自敝上時掌翻

坐待其敝祕而不露使權

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

計城中

糧不足以持久則心懷怖懼也怖普布翻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難乃且翻露之為

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即

敕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射而亦翻圍裏聞

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羽雖見權書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權旦夕可

拔又因水勢結圍以臨樊城有必破之勢釋之而去必喪前功此其所以猶豫也魏王操自雒

陽南救曹仁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侍中桓階獨

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不讀曰否曰能大王恐

二人遺力邪二人謂曹仁呂常也曰不然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

虜衆多而徐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

重直龍翻下同

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

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

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駐軍摩

陂據水經摩陂在潁川郟縣縱廣可一十五里魏青龍元年有龍見于陂于是改曰龍陂

前後遣

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關羽圍頭有屯又別屯四

冢晃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欲壞自將步騎

五千出戰

自將之上有羽字文意乃明

晃擊之退走羽圍塹鹿角十

重重直見追羽與俱入圍中破之傳方胡修皆死羽遂

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

盡伏其精兵艣中

艣居侯翻艣盧谷翻博雅曰艣舟也

使白衣搖櫓

作商賈人服

賈音古

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

之是故羽不聞知

屯候雖被收縛使糜傳無叛心羽猶可得聞知也

糜芳士仁

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

言還當治之

治直之翻

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

權以翻為騎都尉以誘徒丹陽蒙請以自隨時無官爵故稱故官

為書說仁為陳成敗

說翰肉翻
為于偽翻

仁得書即降

降戶江翻下同

翻謂蒙曰此譎兵也

謂蒙

以詭計行兵也譎古亢翻

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

將如字

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

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

干厯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

笠以覆官鎧

覆敷救翻

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

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悚道不拾遺

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

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

藏但浪翻

關羽

聞南郡破即走南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

因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

邀當作微微幸

也難乃旦翻謂與曹仁連兵

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

故順辭求效

求效猶言求自效也或曰異順其辭以求成效

乘釁因變以觀利

鈍耳今羽已孤迸

言羽失根本而執孤奔迸也

更宜存之以為權害

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于我矣

虞度也防也謂度羽

不能為害則改其防羽之心而防操則必為操之患矣

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

嚴

趙儼之計此戰國策士所謂兩利而俱存之計也解嚴解所嚴兵不復追羽也是後陸遜敗劉備于峽

中收兵而還不復追備計亦出此

魏王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

仁如儼所策關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

數所角翻

蒙輒厚遇

其使

使疏吏翻

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

相叅訊

訊問也

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羽吏士

無關心

呂蒙所以禽關羽者推之而已恙金亮翻

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

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武陵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

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

自勝

著直畧翻勝音升

權呼其字與語

潘濬字承明

慰諭懇惻使親

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軍

事一以諮之

郝普廉芳傳士仁之在吳未有所聞也而潘濬所以自見者與陸遜諸葛瑾班識者

當于此而觀人

武陵部從事樊仲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

王儻

漢制州牧刺史部諸郡各郡置部從事

與曹同誘音酉外白差督督萬人往

討之

差初佳翻擇也督將也

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

足以擒仲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仲是南陽舊姓

南陽之樊

光武之母黨故謂之舊姓

頗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略

今人以辨給觀人才何其謬也

叨武粉翻臣所以知之者

由昔嘗為州人設饌

為于偽翻饌雖

口邊曰叨

總翻又比至日中

比必寐翻

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

儒觀一節之驗也

侏儒優人以能諧笑取寵觀其一節足以驗其技

權大笑即

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呂蒙為南郡太守封

孱陵侯

孱士連翻

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以陸遜領宜都太

守

吳錄曰蜀昭烈帝立宜都郡于西陵即夷陵也唐為峽州夷陵郡

十一月漢中王備

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

降於遜

長知兩翻

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詹晏

等

詹姓也周有詹父楚有詹尹

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

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

婁侯屯夷陵守峽口

婁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范成大吳郡志婁縣今謂之崑山

縣東北三里有村落名婁縣蓋古婁縣治所也峽口西陵峽口也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

百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

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

城

荊州記曰南郡當陽縣東南有麥城

孫權使誘之羽偽降

誘音酉降戶江翻

立

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

使朱然潘璋斷其逕路

斷丁管翻

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

及其子平於章鄉

水經注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南逕臨沮縣之漳鄉南潘璋禽關羽於此

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麥城東

斬之遂定荊州初偏將軍吳郡全琮

全姓琮名

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

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

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權復以劉

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未幾璋卒

劉備入益州遷璋于公安今為權所得幾居豈

翻

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權迎置於所館之側所以治

護者萬方時有加鍼權為之慘感

治直之翻為于偽翻

欲數見其

顏色

數所角翻

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

左右不然則咄咄

咄當沒翻咄咄也咄子夜翻嘆也

夜不能寐病中瘳為

下赦令

為于偽翻下同

羣臣畢賀已而竟卒年四十二權哀痛

殊甚為置守冢三百家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

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

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晏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

此一快也

事見六十三卷五年

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

數十萬衆水步俱下

張言者張大而言之

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

無適先對

無適先對猶言莫適先對也適音的

至張子布秦文表

秦松字文表

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

駁異也立異議以糾駁衆

議之非駁北角翻

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

也

事見六十五年卷十三年

後雖勸吾借玄德地

事見六十六卷十五年

是其

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

論語載周公語

魯公之言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

鄧禹建策以開

光武中興之業而其後不能定赤眉故以肅比之

子明少時

呂蒙字子明少詩照翻

孤謂

不辭劇易

劇艱也易以鼓翻

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

長知兩翻學

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

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

驅除羽不足忌

謂關羽之強適足為吳之驅除也

此子敬內不能辨外

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

行禁止部界無廢負

謂部界之內無有廢職以為罪負也

路無拾遺其法

亦美矣孫權與于禁乘馬併行

併讀曰並

虞翻呵禁曰汝降

虜

降戶江翻

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抗鞭欲擊禁

抗舉也

權呵

止之孫權之稱藩也魏王操召張遼等諸軍悉還救

樊未至而圍解徐晃振旅還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

會王舉酒謂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亦厚賜桓階

以為尚書操嫌荊州殘民及其屯田在漢川者

此漢川謂襄樊

上下漢水左右之地也

皆欲徙之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

易以豉翻

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曰是也是後諸亡者悉還出魏

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

南昌

縣屬豫章郡

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

朱光為權

票匹妙翻

所獲見上
卷十九年
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

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

著直畧翻蓋言漢以火德王權欲使操加其上也然操必

以權書示外者正欲以觀衆心耳

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

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

注猶屬望

故孫權在遠稱臣此

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

復扶又翻操

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

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

雄靡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

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

校戶教翻

修明禮樂武

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適追先志

通述也遵也通

音聿

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

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

行下孟翻

虎賁衛士皆習孝經

音賁

奔

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

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

搢紳謂搢笏垂紳在朝公卿大夫也

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污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于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

嬖卑義翻又必計翻

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殽是非顛倒可謂亂矣

然猶縣縣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

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

爭讀曰諍

用公義以

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滂許邵之流

立私論以救其敗

私論者謂其不得預議于朝而私立論於下以矯朝議之失也

是

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

治直吏翻

至有觸冒斧鉞僵仆

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

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

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

量音良

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

孔安國曰回邪也重直用翻

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讐積多

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機袁紹

之徒從而構難

難乃旦翻

遂使乘輿播越

乘絕證翻

宗廟丘墟

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

復扶又翻

然州

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

以魏武之暴戾彊伉

伉口浪翻

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

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資治通鑑卷六十九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魏紀一

一起上章因敦盡玄默攝提格凡三年操破

袁尚得冀州遂居於鄴鄴漢之魏郡治所魏

世祖文皇帝上

諱丕字子桓武王操長子也謚法學勤好問曰文世祖廟號也禮祖

有功而宗有德謚法景物四方曰世承命不

遷曰世靖民則法曰皇明一德者曰皇明一

合道曰皇德象天地

曰帝案道無為曰帝

黃初元年

魏受漢禪推五德之運以土繼火土色黃春故紀元曰黃初是年十月受禪方改元

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

魏王操謚曰武

王知人善察難眩以

偽

眩者目無常主難眩以偽謂人不能亂其明

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

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

陳讀曰陣

意思安閒

思相吏翻

如不欲戰

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

望施

施式鼓翻

分豪不與

豪即毫字

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

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

好呼到翻

故能芟刈

羣雄幾乎海內

曰幾者以不能并吳蜀也芟所銜翻幾居希翻

是時太子在鄴

軍中騷動羣僚欲祕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

可秘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

曹氏沛國譙人小見

者以鄉人為可信也守式又翻下同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

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乃

止

沮在呂翻

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

青州兵獻帝初平三年操破黃巾所降者

衆

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

令所在給其稟食

為于偽翻下上為下為同稟讀曰廩食如字長檄猶今軍行所至幫券也

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

操自漢中還師而東彰定代而西迎操因留彰長安鄢陸德明

謁晚翻入於建
翻師古音偃

問達先王璽綬所在

璽斯氏翻綬音受

達正色

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

子號哭不已

號戶刀翻

中庶子司馬孚諫曰

續漢志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職如侍中

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

國奈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

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

行戶劉翻

孚厲聲於朝曰

朝直

遙翻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

哭邪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孚懿之弟也

治直之翻

羣臣

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

謂須待漢帝詔命也

尚書陳矯曰王薨

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

愛子在側

愛子謂鄢陵侯彰也

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

禮一日皆辨

辨與辨同蜀本作辨

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

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

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

華戶化翻

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改元延康

此漢改元魏志也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壬戌

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

王朗為御史大夫

丁卯葬武王于高陵

高陵在鄴城西操遺令曰

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魏紀載操令曰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陵

王弟鄢陵侯

彰等皆就國臨菑監國謂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

酒悖慢劫脅使者

時禁切藩侯使謁者監其國監古銜翻悖蒲內翻又蒲設翻

王貶

植為安鄉侯誅右刺姦掾沛國丁儀

王莽置左右刺姦以督姦猾光武中

興亦置刺姦將軍然公府掾無其員也魏晉公府始有營軍刺姦等員掾俞絹翻

及弟黃門侍

郎廙并其男口

并男口誅之絕其世也廙逸職翻又羊至翻

皆植之黨也

魚豢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

分扶問翻執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

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

豈能興難

難乃旦翻

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

族滅哀夫

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

散騎常侍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從

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以為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至是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常侍為一官曰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挿右騎而散從後遂為顯職散騎侍郎自魏至晉與散騎常侍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

謂左右中

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奚官黃門掖庭永巷御府鈎盾中藏府內者等署也

為金策藏之

石室時當選侍中常侍王左右舊人諷主者便欲就用

不調餘人

調徒
弔翻

司馬孚曰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

賢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

貴也遂他選 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

天朝
謂漢

朝也朝
直遙翻

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九品
中正

自此始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別彼列翻

夏五月戊寅漢

帝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

王祖漢太尉曹嵩也

夫人丁氏曰太王

后王以安定太守鄒岐為涼州刺史西平麴演結旁

郡作亂以拒岐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

太守辛機皆自稱太守以應演

誅韓遂者麴演也蓋威行涼部久矣故進等皆

應武威三種胡復叛

種章勇翻復扶又翻

武威太守母丘興

母丘復姓

也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蘇則則將救之郡

人皆以為賊勢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魏平先屯

金城受詔不得西度

金城與武威張掖酒泉隔河

則乃見郡中大吏

及昭等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

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

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

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執難卒離

卒讀

曰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救

武威降其三種胡

降戶江
翻下同

與母丘興擊張進於張掖麴

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實欲為變則誘而

斬之

誘音
酉

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

破之斬進黃華懼乞降

據裴松之註華即後為兗州刺史奏王凌者也事見七十五卷

邵陵厲公

河西平初燉煌太守馬艾卒官

燉煌徒門翻卒子恤翻下同

嘉平三年

郡人推功曹張恭行長史事恭遣其子就詣朝廷請太

守會黃華張進叛欲與燉煌并執執就劫以白刃就終

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

困厄之中而替之哉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

掎舉綺翻從後牽曰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

掎又云偏引曰掎

壤也

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謂下流當惡居而不當愛也一曰流輩也牽於父子之愛

而廢君臣之義是常人之流恭即引兵攻酒泉別遣鐵
下一等見識故曰下流之愛

騎二百及官屬緣酒泉北塞東迎太守尹奉黃華欲救
張進而西顧恭兵恐擊其後故不得往而降就卒平安
奉得之郡詔賜恭爵關內侯 六月庚午王引軍南巡

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蜀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

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來

降達有容止才觀

觀工玩翻

王甚器愛之引與同輦以達為

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

郡為新城

蜀分三郡見上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以達領新城太守委以

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

時魏王引軍南巡以曄為長史

達有苟得

之心而恃才好術

好呼到翻

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

接連

蜀之漢中吳之宜都皆與新城接連

若有變態為國生患王不聽

孟為

達叛魏張本為于偽翻

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

襲劉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來降封破走還成都初封

本羅侯寇氏之子漢中王初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

為子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漢中王

因此際除之遂賜封死 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

種章
勇翻

甲午王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于邑東設

伎樂百戲

伎巨
綺翻

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雖三季之末

謂三代
之季也

七雄之敝

秦趙韓魏齊楚
燕為戰國七雄

猶未有廢衰斬於

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

麻經也居父喪
苴杖禮既葬而

反哭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反哭之吊也
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衰倉回翻

逮于漢文變易古制

事見十五卷
文帝後七年

人道之紀一旦而

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類於百代矣魏王既追漢制

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

夷昌呂翻

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

之始而墮王化之基

夏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墮讀曰藻

及至受禪

顯納二女

獻帝之禪也冊詔魏王曰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釐降二女以嬪于魏

是以

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王以丞相祭酒賈逵為豫州刺史

豫州統潁川汝陰汝南梁國沛郡譙郡魯

郡弋陽安豐等郡晉地理志曰魏武分沛郡立譙郡分汝南立汝陰郡合陳郡於梁國沈約志曰弋陽縣本屬汝南魏文帝分立郡又分廬江為安豐郡是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

攝總錄也。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舉漢制也。故其

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

取正乎？

復扶又翻

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

之外，脩軍旅，內治民事。

治直之翻

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

王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逵爵關內侯，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

于圖緯，其事衆甚。

據獻帝傳：李伏引孔子玉板許芝引春秋漢舍華玉板讖佐助期孝經中。

黃議易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

時勸進者辛毗劉曄傅異衛臻

桓階陳矯陳羣蘇林董巴繼之者司馬懿鄭渾羊祜鮑勛

王不許冬十月乙卯漢帝

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

于魏王三上書辭讓乃為壇於繁陽

時南巡至潁川潁陰縣築壇于曲蠡

之繁陽亭述征記曰其地在許南七十里東有臺高七丈方五十步南有壇高二丈方三十步即受終之壇也

是年以繁陽為繁昌縣

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

考異曰陳志云丙午行

至曲蠡漢帝禪位庚午升壇即祚表紀亦云庚午魏王即位按獻帝紀乙卯始發禪冊二十九日登壇受命又文帝受禪碑至今尚在亦云辛未受禪陳志表紀誤也范書云魏遣使求璽綬曹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

使者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案此乃前漢元后事且璽綬無容在曹后之所此說
妄也燎祭天地獄瀆改元大赦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為

山陽公

山陽縣屬河內郡

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為

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

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

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

司空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今復舊

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

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

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

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是自是

之後遂皆以建寅為正傳直總翻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朝直遙翻

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

數所角翻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

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

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

夫爵禮記婦人無爵從夫之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

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藏之臺閣

臺閣尚書

中藏故事之處

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帝如洛陽

裴松之曰案諸書記

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謁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有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魏略曰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

加水變雄為洛

帝謂侍中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

域通使燉煌

使疏吏翻燉徒門翻

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

復扶又翻

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幕即不求

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帝召東中郎將蔣

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

重將

重將即亮翻

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

濟至帝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

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

之明誡

書洪範曰臣無有作威作福臣而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天子無戲

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帝即遣追取前詔帝欲徙

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

時營洛陽故欲徙冀州士卒家以實之

時天

旱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

臣俱求見

見賢
遍翻

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

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

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

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

侍中於周為常伯之任
在天子左右備切問近

對拾遺
補闕

安能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

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

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

辛毗字佐治
治直吏翻

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帝

乃徙其半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

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

射而亦翻樂音

洛為于偽翻

二年

考異曰陳志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郊裴松之以為朝日在二月按二月辛丑朔無乙亥

春正

月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

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曾

孫均為褒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宗聖侯邑百戶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宗聖大夫孝文太和十九年幸魯又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宗聖侯北齊改封三

十一世孫閔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封為紹聖侯唐太宗貞觀十

一年封孔子裔

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車騎將軍

孫倫為褒聖侯

恭公孫度次

初復五銖錢

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今復之

蜀

子康之弟也

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

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

上疏曰

時費詩為益州前部司馬費父涕翻

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

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

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

王于況翻

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

雷翻吐

况今殿下未出門庭

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

偽翻為于

王不悅左遷

詩為部永昌從事

為益州刺史部從事部永昌郡

夏四月丙午漢中王

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

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

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十丈號曰武擔也裴松之曰案武擔山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祚杜佑曰武擔山在蜀郡西

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

之治直之翻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

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

溫公之說正祖周書所謂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之意白虎

通曰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

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

國

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有民人社稷者通

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

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

天子者則謂之霸

帥讀曰率

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

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

如共工氏在伏羲神農之間秦在周漢之間皆謂之

霸而不王所謂曠世無王也又如窮
之於夏共和之於周亦曠世而無王也
秦焚書坑儒

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

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

孟康曰秦推五勝以周為火用水勝之漢

儒以庖犧繼天而王為百王首德始於木共工氏霸九域雖有水德在木火之間非其序也故霸而不王神農氏以火承木故為炎帝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少昊黃帝之子土生金故為金德少昊之衰顓頊受之金生水故為水德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水生木故為木德高辛氏衰天下歸堯木生火故為火德堯嬪舜火生土故為土德舜嬪禹土生金故為金德湯伐桀纘禹金生水故為水德周伐商水生木故為木德漢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共工及秦不在五德相生之正運故曰閏位及漢

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

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

為島夷

索虜者以北人辨髮謂之索頭也島夷者以東南際海土地卑下謂之島中也

朱氏

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

唐莊宗自以為繼唐比朱梁於

有窮暴夏新室暴漢

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

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

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

其實者也雖華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時不同

夏戶要雅翻

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受拓拔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夏戶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

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

主蕞爾祖外
翻小貌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

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

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揆

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

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

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

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

其餘地醜德齊

醜類也言地之廣狹相類也

莫能相壹名號不異

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

處昌呂翻

彼此均敵無

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

近其新翻

然天下離析

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

識音誌

據漢傳

於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

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

魏下

當有晉字

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

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

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

宋高祖彭城人自謂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蓋以

彭城楚都故其苗裔家於此地也

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

南唐初欲祖吳王恪

或請祖鄭王元懿唐主命考二王苗裔以是非難辨
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丞相遂祖吳王

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

也溫公紀年之意
具于此論中矣

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更工
衡翻

五月辛巳漢

主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后偏將軍懿之妹故劉璋兄瑁

之妻也

瑁莫
報翻

立子禪為皇太子娶車騎將軍張飛女為

皇太子妃 太祖之入鄴也

入鄴見六十四
卷漢建安十年

帝為五官

中郎將見袁熙妻中山甄氏美而悅之

甄之
人翻

太祖為之

聘焉

偽為于翻

生子獻及即皇帝位安平郭貴嬪有寵

據陳壽志

郭嬪安平廣宗人漢廣宗縣屬鉅鹿郡晉志廣宗始屬安平蓋魏氏制度也六宮置貴嬪始此孔穎達曰嬪婦

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嬪毗賓翻

甄夫人留鄴不得見失意有怨言郭貴

嬪譖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賜夫人死

為明帝立郭太后以憂崩

張本

帝以宗廟在鄴

武王之封魏王建宗廟於鄴

祀太祖於洛陽建

始殿如家人禮

建始殿帝所起以建國之始命名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安有用家人禮

者哉

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

仍東漢中世之制也

詔曰

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

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

眚勿復劾三公

又復扶翻

漢主立其子永為魯王理為梁

王

晉書地理志劉備以郡國封建諸王或遙采嘉名不由檢其土地所出孫權亦取中州嘉號封建諸王自

此迄於南北朝大率類此

漢主耻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

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

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

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

與吳戰兵執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

趙雲之言可謂知所先後

矣卒讀

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宓

處昌

呂翻宓莫必翻通作密不

應州郡辟命故曰處士 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

然後貸出

貸原也赦也下還稼翻

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

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

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

差次也過差猶今人言過次也

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

撻步加翻

此取禍之道也飛

猶不悛

悛丑緣翻改也

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

會江州

閬中縣屬巴西郡此亦由內水下江州也杜佑曰漢江州縣故城在巴縣西

臨發其

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

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表當自飛上而都督越次上之故知其必死也凡用兵必

觀人事既失關羽又喪張飛兵可以無出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

效曹公

事見六十三卷獻帝建安五年

飛義釋嚴顏

事見六十七卷建安十九年

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

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曰

遺于季翻

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

先帝

時蜀人傳漢帝已遇害因稱之為先帝

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

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漢主不聽

諸葛瑾之言天

下之公也使漢主因此與吳解仇繼好魏氏其肝食乎易以豉翻

時或言瑾別遣親人

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

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于外陸遜

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

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

玄德昔遣孔明至吳

蓋謂亮至吳求救時也

孤嘗語子瑜曰

語牛倨翻

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

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

意料度也權自

言料度備意必當相從

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

質如字分扶問翻

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

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

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

間古知卿寬翻

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觀孫權君臣之間推誠相與讒間不

行於其間所以能保有江東也

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

劉阿等於巫

巫縣漢屬南郡吳初屬宜都郡後孫休分立建平郡巫屬焉賢曰巫故城在今夔州

巫山縣北杜佑曰巫歸州已東縣是又曰巫山縣楚之巫郡漢為巫縣故城在今縣北晉置建平郡於此進

兵秣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

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

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孫權始命呂蒙為大都督以取關羽今

又復命陸遜為大都督以拒劉備大都督之號蓋昉此

皇弟鄢陵侯彰宛侯據

魯陽侯宇譙侯林贊侯衮襄邑侯峻弘農侯幹壽春侯

彪歷城侯徽平輿侯茂皆進爵為公

鄆謁晚翻又於建
翻又音偃宛於元

翻魯陽縣屬南陽郡譙縣鄴縣屬譙郡襄邑屬陳留郡
壽春屬淮南郡歷城屬濟南郡平輿屬汝南郡應劭曰

輿音

安鄉侯植改封甄城侯

植以見忌貶侯今乃改封
縣侯甄城屬東郡蜀本作

鄆城當從
之鄆音絹

築陵雲臺

據水經註陵雲臺在
洛陽城中金市之東

初帝詔

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孫權否

為于偽
翻下同

衆議咸

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

復扶
又翻

侍中劉曄獨曰蜀雖陋弱

陋即
狹字

而備之謀欲以威

武自彊勢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

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

扶分

問翻

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

權破南郡

得于禁事見上卷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朝臣皆賀

朝直遙翻

劉曄獨曰權無故

求降

降戶江翻下同

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

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

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

敵人耳

劉曄之言曲盡權之情偽

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

保一州

約而言之謂吳保揚蜀保益也

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

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
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若
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
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
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
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
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
抑按帝不聽遂受吳降若魏用劉曄之言吳其殆矣于禁須髮皓白

形容憔悴

頽與悴同
秦醉翻

見帝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

孟明視故事

晉大夫荀林父與楚戰敗于邲晉景公復用之以取赤狄秦大夫孟明為晉禽于般

秦穆公復用之以
霸西戎父音甫

拜安遠將軍

安遠將軍號亦
前此未有也

令北詣

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

伏之狀

畫古畫
字通

禁見慙恚發病死

恚於
避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

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

不君矣

賞慶刑
威曰君

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

即就也

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

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

將軍南昌侯耳

票騎南昌操挾漢而命之也
事見上卷漢建安二十四年

官輕執卑

其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

彊其兩翻

不得

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

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

漢自景武以後

裁削藩王不使與京師同制自曹操為魏王加九錫禮秩服御與天子相亂矣

彼直為侯江南

士民未有君臣之分

分扶問翻

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

封增土以

培之殖養之使蕃茂也

宗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傳翼也

傳讀曰附

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

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

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

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

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

史言帝再不聽劉曄之言為後伐吳無功張本

諸將以

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修攻守之

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

此山陽郡也屬兗州

聞吳稱藩以白衣與

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 吳又城

武昌

既城石頭又城武昌此吳人保江之根本也

初帝欲以楊彪為太尉

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

朝直還翻

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

益若復為魏臣

復扶又翻

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乃止冬

十月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拄杖

詩其桎其梏傳云梏橫孫炎云橫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腫以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

甚有之陸曰即今靈壽杖是也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煩削治陳藏器云生劍南山谷圓長皮紫作杖令人延年益壽馮几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馮讀曰憑著直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漢制光祿大夫比二千石

晉志曰光祿大夫漢置無定員多以為拜假賻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朝見位次三公朝直遙翻見賢遍翻又

令門施行馬魏晉之制三公及位從公門施行馬程大昌曰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施四

角施之於門以為約禁也周禮謂之柱桓今官府前又子是也置吏卒以優崇之年八

十四而卒楊彪有愧於龔勝多矣以穀貴罷五銖錢復五銖錢無幾何而

罷

涼州盧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召鄒岐還

以京兆尹張既為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

等繼其後

費父沸翻

胡七千餘騎逆拒既於鷓陰口

鷓陰縣前漢屬

安定郡後漢屬武威郡鷓陰口鷓陰河口也

既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次

出武威

二漢志武威有楸次縣孟康曰楸音子如翻次音洛即且次也

胡以為神引還

顯美

顯美縣前漢屬張掖郡後漢及魏晉屬武威郡

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

猶未達既勞賜將士

勞力到翻

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

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

見賢遍翻

當因

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

則出候冠鈔

鈔楚交翻

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

數世也

左傳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遂前軍顯美十一月胡騎數

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

為伏使叅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

姓譖衛成公之後為成公氏余不敢

謂之傳信

敕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

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河西悉平後西平麴光反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

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羗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

別彼更列翻

使皆相持著

著直畧翻

此為虎傅翼也

為于偽翻傳讀曰附

光等欲以

羗胡為援今先使羗胡鈔擊

鈔楚交翻

重其賞募所虜獲者

皆以畀之外沮其勢

沮在呂翻

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移

檄告諭諸羗為光等所誣誤者原之

誣古賣翻

能斬賊帥送

首者當加封賞

帥所類翻

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皆安

堵如故

邢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

王制

九州其一州為天子之縣內八州八伯

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

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

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

蓋時

宜耳復何損邪

復扶又翻後同

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

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

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

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

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

為于偽翻

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

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

久下人者也

觀貞此言善現國者也使還之日嘗以復於魏主否然觀貞以張昭之言而下車則

其氣已奪矣

吳主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主何

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

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

行戶劉翻

陳讀曰陣

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

智也據三州虎視于天下

三州荆楊交也

是其雄也屈身於陛

下是其畧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

艘蘇刀翻

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

傳

傳直戀翻

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帝好文章

故趙咨以此言譏之摘蜀本作摛

帝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

兵小國有備禦之固

此二語本之管子

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

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

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

數

量音良勝音升

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

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於吳

本草以香附子為雀頭香此物處處有之非珍也恐

別是一物貝質白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明珠出合浦大者徑寸象出交趾雄者有兩長牙長丈餘犀亦出交趾惟通天犀最貴角有白理如線置米羣雞中雞往啄米見犀輒驚却南人呼為駭雞犀玳瑁狀如龜腹

背甲有烘點其大者如盤盂諸蕃志玳瑁形如龜龜背甲十三片黑白班文間錯邊欄缺齧如鋸無足而有四鬣前長後短以鬣棹水而行鬣與首班文如甲老者甲厚而黑白分明少者甲薄而花字模糊世傳鞭血成班者妄也孔雀生羅州雄者尾金翠色光耀可愛埤雅曰博物志云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論如雲霞其色不定人拍其尾則舞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俱衰榮人採其尾以飾扇拂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南人取其尾者握刀蔽于叢竹潛隱之處伺過急斬其尾若不即斷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每欲山棲先擇置尾之地故欲生捕候雨甚則往擒之尾需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不復驚揚也翡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羽可為飾鴨馴狎能鬪者難得長鳴雞者其鳴聲也

長吳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

禹別九州任土魏所作貢此常典也

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

謂與

蜀相距復
須備魏也

江表元元特主為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

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

闇音陰

而所求若此寧可與

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史言帝為敵國所窺

吳王以其子登為太

子妙選師友以南郡太守諸葛瑾之子恪綏遠將軍張

昭之子休

沈約志四十號將軍綏遠第十四

大理吳郡顧雍之子譚偏

將軍廬江陳武之子表皆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

射

騎奇

謂之四友登接待僚屬略用布衣之禮

十二

月帝行東巡 帝欲封吳王子登為萬戶侯吳王以登

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興沈珩入謝

姓譜沈珩出吳

興本自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於沈即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子孫以國為氏又楚莊王之子公子真封于沈鹿其後有沈尹成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

沈諸梁珩音行

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

好呼到翻

是以不嫌

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

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

吳在江東故曰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記檀弓記尹商陽之言朝

直遙翻

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吳王於武昌臨釣臺

水經武昌有樊山北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

醉者以水

灑之醒然

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

後能飲

色不言出外車中坐王遣人呼昭還入謂曰為共作樂

耳

樂音洛下同

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

之飲

紂以酒為池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懸肉為林使男女僕逐於其間為長夜之飲

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王默然慙遂罷酒吳王與

羣臣飲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王去翻起坐

翻

是者所以諫也

王大怒手劔欲擊之

手劔手援劔也記曰子手弓手守又翻

侍坐

者莫不惶遽

坐祖卧翻

惟大司農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

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

古者臣侍君宴不過

三爵懼其失節也

且大王以能容賢蓄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

棄之可乎王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

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

免王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基繇之子也

劉繇為孫策所襲走死

初太祖既克蹋頓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蹋頓

翻而烏桓浸衰鮮卑大人步度根軻比能素利彌加厥

機等因闔柔上貢獻求通市

通開市以其土物與中國互市也上時掌翻

太

祖皆表寵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

種章勇翻

以勇健廉

平為衆所服由是能威制諸部最為彊盛

徒勇健而不廉平未必能

制諸部也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軻比能與

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

分扶問翻

軻比能部落近塞

近其中國人多亡叛歸之素利等在遼西右北平漁陽

靳翻

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帝以平虜校尉牽招為護鮮卑

校尉南陽太守田豫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庚午帝行如許昌

晉志

曰漢獻帝都許魏受禪徙都洛陽許宮室武庫存焉改為許昌

詔曰今之計孝

計孝上計

吏及孝廉也

古之貢士也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

顯於前世也

呂尚年八十餘文王以為師周太子晉少有令名

其令郡國所選

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

以實者

故不以實謂用意為姦欺者

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

使奉獻

鄯上扇翻龜茲音丘慈聞徒賢翻又徒見翻

是後西域復通置戍已

校尉

漢自安帝以後未嘗不欲通西域訖不能通今雖置戊己校尉亦不能如漢之屯田車師也復扶又

翻

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

悍戰而水軍汭流進易退難

悍下罕翻下肝翻易以豉翻

臣請為先

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

使督江北諸軍

為漢主兵敗權不能自反張本

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

截領

領古嶺字通

軍於夷道獠亭

裴松之曰獠許交翻夷道縣漢屬南郡吳屬宜都郡

吳將皆欲迎擊之

將即亮翻

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

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

卒讀日倅

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

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

耳

罷讀曰疲魏人言陸議見兵勢正由此耳

諸將不解

解古買翻曉也

以為遜畏之

各懷憤恨漢人自恨山通武陵

恨山縣前漢屬武陵郡後漢屬南郡吳屬宜都

郡孟康曰恨音恒唐峽州辰陽縣有恨山恨音銀杜佑曰峽州長陽縣漢恨山縣余按唐志辰陽誤也當作長

陽使侍中襄陽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

為馬良不得還蜀張本

三月乙丑立皇子齊公叡為平原王皇

弟鄢陵公彰等皆進爵為王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

甲午帝行如襄邑 夏四月戊申立鄆城侯植為鄆

城王

鄆音絹

是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

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為

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

防輔者言防其為非而輔之以正也監國即監國謁

者也朝直遙翻為于偽翻

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

儕士皆翻

皆思為

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

衮謹慎好學

好呼到翻

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

晉百官志

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防輔不書者魏氏受詔察王防制藩國過差晉武帝懲其失而不置也

舉措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

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行下孟翻而

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累力瑞翻且如有善

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袞之言漢北海王睦之故

也智 癸亥帝還許昌 五月以江南八郡為荊州江北

諸郡為郢州既以孫權為荊州牧統江南八郡故以江北諸郡置郢州吳自立則郢州廢矣

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水經注巫峽首尾一百六十里巫縣屬建

平郡則巫峽正在建平郡界至夷陵則為宜都郡界然孫休永安三年始分宜都立建平郡此時未有建平也

史追書耳杜佑曰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吳建平今已東郡

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吳班將數

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

且觀之譎古充翻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

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揣初委翻

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自三峽下夷陵連山疊嶂江行

其中迴旋湍激至西陵峽口始漫為平雖為易得亦復流夷陵正當峽口故以為吳之關限

易失

易以鼓翻復扶又翻下同

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

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

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

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

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

枕職任翻

閏月遜將進攻

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

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

是猾虜更嘗事多

更工衡翻

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

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

左傳

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角者當前與之角掎者從後掎其足也沮在呂翻掎居蛾翻

正在今日乃

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

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

言一拔營之頃

而兵之勝執成也一爾猶言一如此也

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

及胡王沙摩相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

窮逼請降

降戶江翻下同

漢主升馬鞍山

今峽州夷陵縣有馬鞍山

陳兵自

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主夜

遁驛人自擔燒鎧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

漢主初連兵入夷陵界公

路置驛以達于白帝及兵敗諸軍潰散惟驛人自擔所棄鎧鎧燒之于隘以斷後僅得脫也據水經注燒鎧斷

道處地名石門在秭歸縣西杜佑曰歸州巴東縣有石門山劉備斷道處鎧尼交翻如鈴無舌而有秉周禮以

金鎧止鼓軍中所用也斷丁管翻

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尸

骸塞江而下

塞悉則翻

漢主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

豈非天耶

依險行兵敵扼其衝情見勢屈敵乘其懈至於失師此非天也

將軍義陽傅

彤為後殿

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又立義陽縣屬焉此在彤入蜀之後史追書也彤余中翻殿

丁練翻

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

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退

從事祭酒諸從事之長也

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

舫甫妄翻方舟曰舫又並

兩舟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

言探中執兵以臨敵

周欲就死未嘗習走也

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

道

夷道縣漢屬南郡吳屬宜都郡

為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

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

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

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

救定至今日

言至今日而事始定

乃知調度自有方耳

調徒弔翻

初遜

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

討逆謂孫策也

或公室貴戚各

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

今在疆界此疆對也

疆對猶言疆敵

諸君並荷國恩

荷下可翻

當相

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

高爵厚祿受恩多矣總兵扞敵受任重矣皆當有以上報

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

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

忍辱言能容諸

將負重則

各在其事豈復得辭

復扶又翻

軍令有常不可犯

自任也

也言將行軍法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吳王聞之曰

公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

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

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冠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相如事見

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冠恂事見四十卷漢光武建武二年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

將軍晉職官志輔國大將軍位從公其號蓋始于漢獻帝以命伏完然猶未加大領荊州牧

改封江陵侯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好呼到翻

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

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

不傾危矣

觀孔明此言不以漢主伐吳為可然而不諫者以漢主怒盛而不可阻且得上流可以勝

也兵執無常在於觀變出奇故曰孝直在必不傾危

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

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

又復扶

吳王以問陸遜

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

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

曹公不追關羽陸遜不再攻劉備其所見固同也以智遇

智三國所以鼎立歟

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

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

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

上事謂上

奏言兵事也

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秋七月冀州大蝗

上時掌翻

饑漢主既敗走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八月率其

衆來降

降戶江翻下同

漢有司請收權妻子漢主曰孤負黃權

權不負孤也

以不能用權言也

待之如初帝謂權曰君捨逆效

順欲追蹤陳韓邪

陳韓謂韓信陳平去楚歸漢

對曰臣過受劉主殊

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
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

自此以後皆名號侯不復註其國邑其地名難知者猶為之註

加侍中使陪乘

陪乘猶駢乘也

乘繩證翻

蜀降人或云漢誅權妻子帝詔權發喪權曰臣與

劉葛推誠相信

葛謂諸葛孔明

明臣本志竊疑未實請須

須待也

後得審問果如所言馬良亦死於五谿 九月甲午詔

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

與讀曰豫

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

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

之爵

橫戶孟翻

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

背蒲妹翻

天下共誅

之下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

處昌

品不當望賞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

后妃謂其外家

為外舍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

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

言罪加於

常人犯法者一等也

莫望錢米恩貸也帝將立郭貴嬪為后中郎

棧潛上疏曰

漢三署中郎及虎賁羽林中郎皆秩比六百石魏文帝自五官中郎將登極省五官

將惟左右中郎及虎賁羽林中郎棧仕限翻丁度曰姓也何氏姓苑棧姓出任城棧潛任城人也蓋自潛始著

棧仕限翻

夫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是以聖哲慎立

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

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

易家人曰夫夫婦婦而家由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由

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鬻夏云無以妾為

夫人之禮

賈公彥曰襄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鬻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

無之公怒曰汝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公惠公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

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

無以妾為妻

見孟子

今後宮嬖寵當亞乘輿

嬖卑義翻又傳計翻乘絕

證翻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

非度

非度猶言非法

亂自上起也帝不從庚子立皇后郭氏

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

浩姓也姓譜漢有青州刺史浩賞

軍司馬東

里衮

東里之先以居里為氏

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愍帝問周等

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而衮謂其不可必服帝悅

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故立為吳王復使周至吳

復扶周又翻

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

吳王為之流涕霑襟

為于偽翻

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

但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

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

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

卒讀曰猝

帝不從九

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

洞口

據張遼傳帝遣遼與曹休至海陵臨江與諸將破呂範又據賀齊傳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

使曹休來伐齊住新市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賴齊未濟諸將倚以為勢休等憚之遂引軍還又據王凌傳遼等至廣陵臨江蓋廣陵即海陵也蕭子顯曰南充州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又據晉書譙王尚之傳桓玄攻尚之于歷陽使馮該斷

洞浦焚舟艦則洞口在歷陽江邊明矣

大將軍曹仁出

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

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

郃古合翻

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

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

繁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冬十月甲

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

首陽山在洛陽東北

在作終制務從儉薄不

藏金玉

藏讀曰藏

一用瓦器令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

祕書三府

其副本在尚書及祕書及三公府也前藏字因舊史後藏字用今字

吳王以

揚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

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

與浩周書云欲為子登求昏宗室

為子偽翻

又云以登年弱

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

孫邵字長緒吳王稱帝尊號以邵為丞相

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

樂音洛

若

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

吳改元黃武亦以五

德之運承漢為土德也

臨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為荊州

是年二月置郢州吳畔復為荊州

十一月辛丑帝如宛

宛於元翻

曹休在洞

口自陳願將銳卒

將即亮翻

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

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

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

既富且貴無復他望

復扶又翻

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

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

微堅堯翻

苟霸等不進休

意自沮

沮在呂翻

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

從命也

沈持林翻

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綆纜悉斷

纜古

杏翻纜盧瞰翻皆索也所以維舟者也

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

吳兵迸散

迸北孟翻

帝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

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

死 庚申晦日有食之 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于

漢漢太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 漢主聞魏師大

出遺陸遜書曰賊今已在江漢吾將復東

遺于季翻復扶又翻下同

將軍謂其能然否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夷未復始求

通親

通親謂通使而交親也創初良翻復如字

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

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 漢漢

嘉太守黃元叛

漢嘉郡本前漢青衣縣地屬蜀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改為漢嘉縣屬蜀郡屬

國蜀分為漢嘉郡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

據潘璋傳則江陵中

洲即百里洲也其洲自枝江縣西至上
以為南郡外援
明東及江津江津北岸即江陵故城



資治通鑑卷六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蔣大鎔